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九十九
九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姜今熙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知亡日 十一　再生 十二

造化 十三　變化 十四

鬼神 一

白神降傳有神降于莘周内史過曰國將興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得神以亡聞虢請命神賜之土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之主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因是鬼神之主也惟爾有神裁之禱祝億吾鬼神衛安格思詩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仰得一之靈老子曰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降時萬之福卜爾有神時萬時億神則不怒而威　無作神羞禮曰百衆以畏萬民

以服明神明靈神有不通楚詞靈將恐歇見上亦莫不寧山川鬼神鬼神享德禱祀貴誠幽則有鬼神言可以助天地成化率人事神以禮依人鬼神依人而行洋洋乎若在其上聰明正直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鬼謀宣室之問漢文受釐宣室感鬼神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無鬼論阮瞻字千里製無鬼論人莫能難自謂此理可辨正幽明有客來論甚苦遂乃作色曰僕即鬼也因不見之載鬼一車易感而遂通神之盛也禮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肸蠁冥冥幽途無鬼晉阮修常有論鬼神者皆以人死為鬼修獨以為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論者大服

修字宣子罔象浮光魁武畢方度朔並鬼名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孔以鬼動衆王世充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巳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龐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聞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蜀人畏鬼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去託鬼神致位將相王璵吾受命不私陸元方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驚壯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哉以紙寓錢王璵擢侍御史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韋正貫擢嶺南節

度使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揞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餓而水去

陳子昂上言 夏商之衰桀紂昏暴山川鬼神發妖見災

馬醫夏畦之鬼 柳宗元答許京兆孟容書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柳宗元貞符詩曰 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

廟於羅池 既設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實之

神相 越祀巢之園祀夜振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黎曙決戰士爭奮死鬬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

人而狼首 薛延陀傳初延陀將滅有丐食於其部者延客帳中妻視客人而狼首主不覺客已食妻語部人共追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焉曰我神也薛延陀且滅追者懼却走遂失之至是果敗

人之所事 韓愈

祭文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

為鬼所殺　明崇儼儀鳳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鬼所殺

善視鬼　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寂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降丹鳳門　陳希烈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賜靈符

鬼夜哭　五代王鎔已死張文禮自為留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卒

山魈　五代李業高祖皇后弟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恠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

太白山神　五代劉延朗初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延朗為孔目官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房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巳土暠

不曉具義濛曰神言如此不能解也帝即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惟應順元年歳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曷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夜义精 高澧夜义精也嘗請太學博士卯光庭校書於樓中澧亦屢往視之一日戲而登光庭不之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仆而見澧撫之曰謹勿言之以是驗具非人吳越備史

忽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 李商隱李賀小字李長吉将死時忽晝見三緋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日圓車輪光射島嶼 李白天門山銘云稚川有神神牛渚恠物目圓車輪光射島嶼氣凌星辰

牛鬼蛇神 不足為具虛荒誕幻杜牧之李賀詩序

甘棠詩 會昌中許孝廣路由甘棠館逢白衣叟乘馬吟曰春草萋萋春水綠

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入林不見

鬼市 長安中秋夜有人聞吟曰大街鼓歇行人絶九衢茫茫空有月又有聞和者曰九衢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南部新書

樵夫頑民不知鬼神凡過祠廟不笑即唾 孫樵文

逐痁鬼 孫樵文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果機迎顏作怡愉愉便佞阿意奉歡死而有知是為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擺去不得復有公孫洪者克己沽名飾情釣聲内包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為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民復有司馬安者攘義盗仁縛舌膠唇柔聲婉顔狐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為巧鬼此鬼依人辭枯即榮長劒華纓高步天庭復有和長輿者鉅萬藏家貫朽爪磨鱗差蟎縮陣陣腥溢死而有知是為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權賕禄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怏所求是資於他鬼也此為我

招之

無鬼論林蘊父披以臨汀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乃撰無鬼論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韓文

嶽神迎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嶽神在道左朱鬒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櫜鞬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開元傳信記

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推明者所不道柳宗元與韓愈論史

不欲與鬼神為讎歙州江處士好道能制鬼魅有婦人嘗為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洒一室令童子迎

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而去婦人自是不復見異人録　稱江淹謝莊鮑生畜聲伎韋生好乘馬一日相遇於途各出所有互易之會飲未終有二人造席曰聞以妾換馬可作題共聯賦否乃折葉書之自稱江淹謝莊異聞録

瀆鬼濛鴻嶽祇嶫峨韓愈聖德詩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杜甫　北境黎邱之古鬼焉或醉父以刃其子李白　神者不在於禨鬼而在於宗廟皮日休鹿門隱書

禱祀二

白欲徼福願乞靈　神不享矣　致力於神　可薦於鬼神謂潢汙行潦敬則可薦也　神之吊矣　丘之禱久矣　鬼神罔饗祭祀

為誠

無瀆鬼神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鬼神非其類

不歆其祀 鬼猶求食 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

非其鬼而祭之者諂也 鬼難之主神必依人 祭神如神

在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

焉 祭祀不祈 供給鬼神孔海道酌水指王義方道南海舟師

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指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

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

湧既祭天雲開露人壯其誠 專以祠解中帝意王輿為祠祭使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祈

禳大抵類巫覡 造大樓祈祥劉闢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日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

以祈祥帝始重征討宰相杜黄裳且言闕妄書生耳可鼓而得也斬于城西南

搯神得泉 裴識從靈武等軍靈武地斥鹵無井識搯神而鑿之果得泉

媪龍祠 李紳始紳南遷歷封康間湍瀨險湓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

裴行儉 帝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路將士飢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張守珪 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堵不可蓺是時渠竭為虜毁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障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

葩祠以祭 李嗣業高仙芝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阤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葩祠以祭

禱江 劉漢宏率軍十萬列艦西陵謀宵濟

醲董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

禱軋犖山 安禄山母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虜所謂鬬戰神者既而妊

匿林中禱馬 五代史李克用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具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拂雲祠 張仁愿始朔萬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

粉墻丹柱 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栁一逕趍靈宮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升堦傴僂薦脯酒欲以表薄明具衷廟令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手持杯珓道義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韓愈衛廟詩

圖像之咸黙昧就戮 故制桷楪下窄不足以揭虔安靈而又梁桷赤白乃剝不治圖像之咸黙昧就戮藩扳級吏庭木秃鈌偃王廟碑

女巫澆酒雲滿空 玉爐灰火香鼕鼕寒雲山鬼來座中紙錢窸窣鳴颼風李賀神位

立祠房解祓 張嘉祐開元末為相

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同總管尉王廻死國難忠臣立祠房解祓衆心為安三歲入為左金吾衛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見服遂無患

禍福三

白天道福善禍淫　神之所惡　神所勞矣愷悌君子神必據我據安也　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神其吐之吐之謂不享其祭　神降之福　降福穰穰　小信未孚神不福也　介爾景福　卜爾百福　時萬時億　老子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　不善之家禍實

山巳有道之日神不傷人監德觀惡見鬼神門鬼神害盈而福謙易善為積慶正可閑邪狐突適下國見太子申生申生曰夷吾無禮吾將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後七日將有巫者見我曰帝許我伐有罪矣斃於韓左傳云多福作梗無患為祟孔諭以禍福和政公主吐蕃犯京師主避地南奔次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皆稽顙願為奴禍不旋踵上官儀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陰禍裴炎斬于都亭驛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阿史那伏念等五十餘人議者恨具媢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禍福無基河間元王孝恭輔公祏反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大饗士桮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

公祏禍患罥盈今伏咸靈以問罪梧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本傳**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張鎰武元衡李絳贊鎰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不殞元身爲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當諭衆以禍福**段秀實謂朱泚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肅清宮室**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陳子昂對三事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護養孽萌以成禍根**藩鎮序**乘機反禍**崔日用才辯絕人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問振災邀福**韋綬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救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俄檢校戶部**有非常之福必**

有非常之禍 楊炎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

禍福何常 張道源拜大理卿時何稠得罪籍其家屬賜羣臣道源曰禍福何常安可利人之亡取其子女自奉仁者不為也更資以衣食遣之

詭跡避禍 裴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詭跡避禍

逃禍 徐堅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

推福及子孫 蔡廷玉朱泚奏署幕府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吞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

李岫 林甫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

終免于禍 楊涉昭宗時仕至吏

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悲渉受命與家人泣語具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

積善以致福修德以消禍

高郢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上言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

韓愈原鬼

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常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

福不以屢徼倖

陸贄奏議禍或生福福亦生禍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以屢徼倖

劉公殘暴

文粹張謂宋受命壇記漢氏寛仁肖緒成大族劉公殘暴子孫無遺種

君子小人之禍福

五代史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為至論也夫為善而受福焉得禍為惡而

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為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

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 張士衡太子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淨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輕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為君仁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

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 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

君子得禍為不幸 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福為不幸韓文

敬遠 四

白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傳曰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民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鬼神之德子曰鬼神之為德其至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不加敬而人自祇　仲尼曾不語神季路焉能事鬼　鬼神享德祭祀貴誠　子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　瀆神人神異業不可瀆之史記　孔迎佛骨上表韓愈迎佛骨上表曰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　慢侮即死韓愈羅池廟碑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

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

寘應肸蠁 鼓簧而吹笙由是憧憧往來無不加敬 喬潭女媧陵記

淫厲五

白白虎囓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囓驂卜曰涇水為祟乃沉馬祭之

黃熊入寢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于羽洲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間

淫昏 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子魚曰用人於淫昏之鬼

貝丘之豕 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三世執其政柄而彊死猶能為厲不亦宜乎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歸也實沉臺駘晉侯疾卜曰實沉臺駘為祟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乎河神為祟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為祟王不祭大夫請祭之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既非正直之神曾是淫昏之鬼社宮之鬼謀以亡曹莘邑之神降而滅虢黎邱梁叟患黎邱之鬼爭

光嵇康夜燭下見鬼熟視乃滅燭曰恥與魑魅爭光當有道之日物不為妖而棄常

之人鬼或為厲神姦夏方有德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人入山林不逢魑魅魍魎之屬

鬼責莊子王表吳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遊人間飲食言語無異而形不可見孫權以羅山印綬授表表隨使語權所在與守令族論水旱往往有驗明年亡去孫盛曰求福妖邪亡之道也亡兒

入夢將濟字子通妻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伯憔悴困苦不可言令廟西有謳士孫珂為太山令顧囑珂令轉我樂處濟訪得珂言之珂許後月餘夢曰已得轉太山錄事大厲具後報怨注中晉侯夢妖夢

傳曰狐突不寐而與申生言故曰妖夢立神式祠部式私家不得立雜生及巫覡卜並宜禁斷孔

高宗廢后以巫祝解謝王氏及良娣蕭為武后所殺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

之以巫祝解謝即遷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

唐兵為祟

薛舉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擒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疾召巫占視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死

女厲進謝庭中

李景略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背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略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進謝庭中如光妻云

寃氣在天

高沐初淮西平師道勢戚內甚懼李公度與大將李英曇教獻三州使長子入侍師道然可俄中悔欲殺英曇賈直言諷師道嬖奴曰高沐寃氣在天禍且至英曇復死足並其祟也乃止

見有物為厲

武后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太后久乃知其寃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為

厲

夢挽弓射 朱瑾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温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其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具上五代

召巫祈之 玄宗太子瑛武惠妃訴于帝有詔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惡均罪並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寃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數歲亡

報怨 六

白死既有知 鬼猶報怨

人為不道 鬼訴無辜

趙氏之寃搏膺入夢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病夢大厲鬼被髮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予得請於帝矣

良夫之酷被

髮叫天衛侯殺渾良夫夢見北宮人被髮北面譟曰予為渾良夫叫天云無辜有怨必讎伯有之殺駟帶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不察其由自貽伊咎鬼誅鬼得而誅當休明之代物不為妖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魏其之讎田蚡田蚡殺魏其侯灌夫其春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下所視鬼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笞殺之徐伯之德仲堪殷仲堪先遊江濱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洲有人通徐伯曰君惠以報水岸為洲君當為州言終而沒果為荊州女子稱冤後漢王純為郿令至釐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是亭長所殺即令門下游徼是也純為理之具服亭下遂無怪結草左傳魏顆用父治命嫁嬖妾及輔氏之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遂獲杜回夜夢老人曰予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予是以報

孔盧鉉 本以御史事韋堅為判官善張瑄及按護矜則誣瑄死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顧假須臾 **援刀自刳腹** 酷吏郭弘霸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卒死 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為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頃而蛆腐

叩頭若謝皐狀 崔器兩京平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乃建議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皐狀家人問之曰達奚珣訴於我三日卒

生人接死 五代蘇逢吉族李崧家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閤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叩頭乞命 朱泚敗去涇州百餘里馬上忽云叩頭乞命因

之墜馬良久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爲韓旻梟之南部新書

朱弓彤矢

楊收之死軍容楊玄介有力焉收有子爲壽收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我讎楊玄介我射之已必死也俄而玄介暴卒同上

世人盛言宿業報應

柳玭家訓曰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世人盛言宿業報應

賣花娘子

稽神録鄂州有田家子既仕欲結豪親而謀其故妻棄尸江側并其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爲人所殺後數歲奉使廣陵舍逆旅見一婦人賣花貌類其殺婢既近乃真且云往者爲賊所繫幸而不死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所在可見之乎曰可即入一小曲巷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其妻乃述艱苦饑而設食具酒延入内室日暮不出從者覘之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也

白王猛賣畚 王猛少貧鬻畚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直猛利其直從行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踞胡床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價猛出反顧乃嵩山也

應嫗得金 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金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瑒七世通顯也

糜竺家失火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愁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日中果火發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陸雲字士龍將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草木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却尋乃至

王弼墓雲自此談玄大勝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管寧得神光　管寧就微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火爐引人以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孔坎地獲古戟十二　尹思貞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

為公呵禦　蕭遘字得聖歸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余為公呵禦遣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秦彥　高駢傳秦彥者本名立隸伍籍乾符中以盜繫獄且死夢謁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後即名彥

神覆藥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帝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宮為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宮中左右持兩端纖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

帝於曲室自焚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焚盡覆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爲肅宗

忽曰得活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帝在位春秋高忌人言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懦妃護侍左右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

神光滿身 唐杜陽編宣宗在藩邸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遂奏文宗云王心疾文宗召見熟視王貌以玉精如意撫膺曰此真我家他日英主

女登感神而炎運作 文粹崔融啟母廟碑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

裴寂 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後貴震當世

妖恠八

白天乃降災國時有恐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懸鏡鑒形道士防魑魅之惑反物為妖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國將亡必有妖孽何奇不有何恠不儲海賦是何祥也或有憑焉吉凶休咎沴氣咎徵恠物文子曰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審於符者恠物不能惑使人知神姦謂鑄鼎象物恠人周禮大傀周禮凡大傀災異合去樂注云傀恠也十煇周禮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煇氣也具類有十物魅百物之魅祲象謂祲形象妖不勝德祆禳祆除厭勝厭禱見豕負塗易桑穀共生于朝書亳有祥云史記曰七日大拱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六鷁

退飛過宋都 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六年而鄭厲公入殺鄭子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母籌漢成帝時關東人行西王母籌班云元后壽考之稱見人徹屋鼠觸人漢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徹瓦投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犬禍漢成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或死或傷皆為狗五月乃曰犬禍也驢鼠晉宣城郡有一物大於水牛灰色庳腳腳類象胃前尾上皆白爪刀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驢鼠官舍多妖怪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當外戶自閉後於牆孔中得狸殺之遂絕妖怪也射妖鳥周禮哲族氏掌射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者救日

射太陽救月射太陰

覆鳥巢 秋官哲蔟氏掌覆妖鳥之巢上而去之注妖鳥之巢以方書日月之號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懸其巢上而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鵩鴞之類

射神 庭氏職云若神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或呌或譆譆出出之類

問鵩 文選賦曰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誼以謫居自傷故為賦自廣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子去何也

穿井得土缶 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問孔子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者龍罔象土之怪者羵羊也

孔臨水自鑒不見其首 越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首惡之未幾果及禍

李密 初竄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數日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為晦也營羣鼠相銜走西北度洛經月不絕

朽木 王方翼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

乃朽木也

水化為血崔彥曾始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數十步忽化為血署張佛徙液審為人一夕鼠齧皆斷首

栝水變血河間元王孝恭事見禍福門

鄭覃妖氣李宗閔楊虞卿以京兆尹得罪極言營解帝怒叱曰弱嘗詆鄭覃為妖氣今日為妖邪即出為明州刺史

雄雞光燭地劉武周母趙嘗夜坐庭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後起兵六年而滅

獨孤及上䟽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霜降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陛下宜反躬罪己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反妖災為和氣矣

生豕二首四足竇參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

牙城物恠李吉甫敗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恠不敢居吉甫命苗除其廨以視事吏由是安

菌生帶上鄭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

藥化為蠅褚中藥化為蠅蠅數萬飛走亳州聖水李德裕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
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使往汲既行若
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年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
取者益他汲轉鬻于道互相欺誅往者日數十百人德
裕嚴勒津邏捎絕之且言昔吳有聖人宋齊有聖火皆
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炊甑裂杜牧炊甑裂牧曰不祥也地
生毛二尺吐突承璀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敕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塵之鼉集城門鄧景山以文吏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有鼉集城門鄧
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
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柳宗元貞符曰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
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斷皆詭譎闊誕夜臥常有光怪劉建鋒傳殷弟賓晚事楊行密

為黑雲車使與錢鏐戰數有功夜卧常有光怪行密知之曰吾今歸汝于兄

梟嘯其屏鼠走于前 路敬潛為遂安令到官有梟嘯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敬潛不為懼

天雨血 突厥處羅復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得遂有疾

突厥雀 調露初單于府立阿史那泥孰匐為可汗始虜未叛鳴鵽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此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

堂下斷臂 周仁軌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殘酷殺戮異日月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夕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與刀承以臂墮地乃悟

梁州大鼠 五行志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猫所嚙數百鼠反嚙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人餘皆去

狐入李承嘉第 神龍初有羣狐入御史大夫李承嘉第其堂無故壞又東筆而管直裂易之又裂

衡州大

災開元十五年衡州火災延燒三百餘家州
人見有物大如甕赤如燭龍所至火即發井中夜有
歎聲武后時來俊臣家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夜有吁泥
嗟歎悅聲俊臣以木棧之木忽自投十步外
像汗下大歷十三年二月太僕寺有泥像左空中有若
臂上有黑汗滴下以紙承之血也
旌旗狀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
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躒聲有日者
占之曰不及五年翰林院鈴自鳴元和中翰林院有鈴
茲地當大殺戮夜中文書入則引之
以代傳呼長慶中河南漢劉鋹四年宮中
北用兵夜輒自鳴井傍石自立井傍石自立行百餘
步而玉辟邪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常置於座側
仆一日方巾櫛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俄而
涕泗交下輔國宮中數見恠物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恠
惡其恠碎之物投瓦石撼門扉乃召

羣尼誦佛書以穰之一尺如厠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李業傳

聚塵如塚狀 楊謹矜每詰朝禮佛像默祈冥衛或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謹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酉陽雜俎

水石生怪變 狐狸騁妖患韓愈謝自然詩

天裂地拆 文粹皮日休鹿門隱書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

蛇鬬于鄭鵩退于宋 李德裕張禹論國之妖也雖蛇鬬于鄭鵩退于宋妖不甚於禹矣

木魅風號去山精雨嘯旋 李白過四皓墓

有物投瓦礫 鄭絪宅在昭國坊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及移於安仁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久而復還昭國及歸將入方丈滿室懸絲去地三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酉陽雜俎

鐵騎萬餘 寶應中汝南岑順者從人借凶宅居夜中聞鼓鼙之

聲忽見鐵騎萬餘悉長數寸狀如戰鬭兩軍步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壇上將橫行擊四輜車直入無徊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勝負相當撅室内乃是古塜明器及金象戲局也

狐人立　李撰方甙夏夜寢于堂之前軒而空其中堂為書日避暑之所於一夜忽有巨狐鳴噪于庭乃狐人立跳躍目光迸射久之遁垣而去撰甚惡之將曉撰入朝具日拜相集異記

恠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　皮日休隱書

胡僧呪術　胡僧能呪術生死於人太宗召壯士試之如言而生死傅奕曰此邪法也若使呪臣必不能行

蚍蜉王漁紫石　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米粒數百皆具甲冑擁一紫衣行案上傳呼云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晝看皆無異聞録

神策浮屠像没　神策軍有浮屠懿宗嘗跪禮之像没地四尺五行志

冢

木流血 楊謹矜父塜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生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謹矜居臨汝置田為後計後為林甫王鉷作飛牒告謹矜本隋後蓄讖諱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生誅

坐鈌左耳 殷踐猷族子成己晉州長史初毋顏叔父敬仲為酷吏所陷率二妹割耳訴寃敬仲得減死及成已生而左耳鈌

書囊物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為狗壯大嗔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中殺然有聲隨箭没

鼎相鬬 天寶三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具膳羞中夜鼎躍出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抱關鐵無故頭自落 安重榮為節度使鎮之城門抱關鐵時忽無故頭自落鐵為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

牙帳自破 突厥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内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壞是年崩豈具類耶

由人興　九

白妖由人興（孽非天作）徵社宮之夢（曹政亂而始亡）降莘邑之神（虢德衰而後滅）苟反德而辭常（必降灾而作沴）當有道之日（神不傷人）棄常必生（無釁不作）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積不善之家（禍淵由已）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　氣燄（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注云人如火之所忌其燄不堅正則自取也）殃咎（哀樂失時殃咎必至）吉凶由人　罔有天災（伊尹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降之百殃（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吉凶不僭（惟吉凶不僭在人）災祥在德（惟天降災祥在德）子不語

怙力亂神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運命論　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傳　孔人無釁焉妖不妄作魏證

石賢士唐有田家每於墓前石人下以肉祭之方此石人能瘉疾人皆禱之疾人愈因號石賢士封氏見聞記

魏溪魔神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僕訪于獵者紿之曰向打魚得一麝因魚而獲不亦異乎僕依所售具白于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之榻日夕薦香火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為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甚靈

桂流泉南中有一泉多有桂子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高祖廟而祀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髭鬚並有靈應也國史補

瘖前生十

白晉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後問之皆同

羊祜取環 羊叔子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即詣鄰家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時人以為李氏之子祜前生身也

孔

唐紹宿因 唐小說唐紹為給事中同里有中郎李邈情好甚篤開元初詔驪山講武紹時攝禮部尚書玄宗抱桴擊鼓時未三合紹奏畢遂斬紹先一日紹謂妻曰吾自幼即省前生前世為杜氏女適王氏子姑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前一日姑此夜令吾製一羅裙逼明服以待客忽有犬入房觸燈燈僵地仆裙上狼籍殆遍懼姑深責遂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刀股折復以一股再刺犬遂斃往者斃犬乃今李邈也明日之死行戮者必李邈翌日就戮果李邈執刀初一刀不能誅刀折再易乃絕焉

房琯記前生為僧 唐明皇雜錄房琯之宰盧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而來因與攜手閑步至夏谷村遇一廢僧堂板竹下掘深數

尺得一瓶瓶中皆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房曰省此乎琯即洒然悟其為僧時乃永公後身也

知亡日十一

白夫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夢坐奠於兩楹之間石折後漢蜀武檐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又折象自知亡日辭訣召九族飲燕忽然死謝東吾知亡日譙周曰昔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楊雄七十一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遺躅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言也命盡今日郭璞自云孔豫知終日自誌其墓王績自筮李嗣真自筮死日豫具棺歛如言卒自謂有官三年死衢州鄭虔有鄭相如

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衛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

五十五斯壽

嘗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五十五斯壽矣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星畢於角為第八宮吾甚厄也杜牧自撰墓誌

生天寶訖貞元

既亟以病命其弟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乃自為誌而卒柳宗元張先生誌

自

魁死日

文粹呂才東皋子集序臨終自魁死日兼預自為墓誌

月蝕東壁

八月月蝕東壁李泌曰吾嘗之矣東壁圖書之府大臣當有憂者未幾果不起餘見月門

將死而為神

韓愈柳州羅池廟碑柳侯嘗曰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

振鐸而逝

鎮州普化和尚將入滅入

市乞一直裰人與布袋皆不受振鐸而去告人曰明日東門死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三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意稍怠第四日槃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漸遠莫測其由南部新書

再生 十二

白傳曰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梁國女子 晉書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謝尋而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 干寶婢 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年少不審知後十餘年

母發開墓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語地中不覺惡考之悉驗後嫁之生子

孔李嶷 五行志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溫泉民 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呼地下具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志

紫素元君 任生隱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游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又留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回生乃寤

許飛瓊 許瀍暴卒三日復生問具故乃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並逸志

顧非熊再生 酉陽雜俎顧況喪一子年七十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云老人

喪愛子日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精魂不離其家見父自誓當再為顧家子已而再生年至七歲兄戲批之忽曰是爾兄何批之一家驚異後名非熊舉進士

搊沙撲人 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歛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搊沙以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推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既寢渴甚即入厨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皆呼為吳還魂稽神錄

造化 十三

白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玄牡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氣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形成象諒動靜之

有常相蕩相摩信陶鈞之不息萬殊之象不同千變之形無極圓蓋方輿上騰下降形開闢而坱圠氣交泰而氤氳運以無窮生而勿有覆載設位品物流形陰陽為炭天地構精雖品彙萬端而生一貫天長地久日往月來元氣至精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肖天地之形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天地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三生萬物大鈞播物元氣萬物變化一氣生成陰陽陶蒸天地生殖乾知坤作道生德畜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孔好惡與人異心韓愈書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

常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

造化之柄 劉蕡策曰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

造化小兒 杜審言初審言病甚宋之問等省候何如荅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

高議參造化 韓愈赴江陵

造化何以當鐫劖 若使秉酣騁雄恠造化何以當鐫劖酬盧司門四兄詩

若執造化關 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題炭谷

造化合元符 交結騰精魄白草創大還李

精誠有所感 造化為悲傷古風

孰鱗猋以徼而化黿是辜 柳宗元天對

變化十四

白陰陽不測（造化多端）陶鈞無方（變化不一）生則有常（變而無極）于何不有（莫究其由）雖變化之萬端（蠢生靈之一貫）未始有極（不知其生）物既反常（事亦戲衆）周穆軍士化為猿鶴（歷陽都人變成魚鱉）獸惟毛羣天馬潛而在水（魚非羽族文鰩飛以排空）獸吸風而復生（鼠蹈火而不死）鳥生杜宇之魄（蟬化齊女之形）婦化石以望夫（鳥銜木而填海）牛哀病以變虎（黃氏化而為黿）萇弘血而成碧（泉客泣以為珠）袁公用戲竹之術（元緒對焚桑之言）察其所由（考以同類）何異野雀入水以成蛤（有同田鼠順時而化鴽）腐草化螢（野雞變蜃）雖變化之多端（亦天地之常理）恠物不敢

惑萬異為一同 文子曰天地之間一人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而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聖人不由近知遠以萬物為一同

孔拂菻 西域拂菻多幻人能發火于顏手為江湖口幡毦舉足墮珠玉

水化為血 崔彥曾事見妖怪門

橘之蠹 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則蛻為胡蝶矣

揮霍紛紜 揮霍紛紜爭變化韓愈汴泗交流

變化若雷霆 上于頔書

難推 競秉時而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復志賦

變化成一身 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北極詩

心腸一變化 羞見時節盛

覽雲測變化 李白遊天竺詩

誰料 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杜甫杜鵑行

郡邑為魚吏人化鼈 文粹崔融啟母廟碑河淪越嶲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

母變空桑男生破竹 同上崔融啟母廟碑昔者鸞川之上

母變空弃豚水之濵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螮蝀仙娥之月作蟾蜍精衛銜石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蟦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水變芳醪宣皇在藩時常從駕墮馬雪中夜寒甚困因求水於邏警者曰我宣皇也及以水進舉杯悉變為芳醪大中遺事蟻王化飯為臣妾螺母偷蟲作子孫白居易禽蟲章君子變猿鶴小人為蟲沙李白古風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同上莊周為胡蝶胡蝶為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飲粟化為血鄭元璹使突厥還言今突厥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

白孔六帖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九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叛亂一 寇賊二

竊盜三 雜盜四

奢侈五 僭六

叛亂一

白竊弄凶器毒痛生民毒流于下腥聞于上稱亂稱舉也儆擾儆始也擾

亂也剥亂天下　不式王命以亂天常不臣有無君之心亂心　侵敗王略　社稷之患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反易天明不臣也不帥天常　干國之紀　顛越不恭劓殄滅之無遺育無育元兇　有臣不順神之所惡脅君亂國壞法亂紀臣而不臣　阻兵恃險巨猾元兇惠廸吉從逆凶　渠魁賊帥戎毒戎大元惡大憝憝亦惡也姦臣竊命　惎間王室惎毒也獨亂文子曰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吠堯之犬史記跖之犬可使吠堯非不仁犬吠非其主也苞藏禍心

天吏逸德　列于猛火　自底不類類善也穢惡彰聞　虞有

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皆諸侯之亂者賊臣閒釁

有無君之心人反德為亂孔興元軍亂温造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吏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州獠叛馮盎隋仁壽初為宋康令潮成等三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中土不寧狄仁傑疏曰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一軍思亂王虔休李抱真擢都虞候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士也帥亡當稟天子何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李愿長慶中徙宣武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甲與左右數人絕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

兵既亂因大掠推李夼主後務**封建論**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郡邑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漢矯秦之枉立宗子封功臣然而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興制州邑立守宰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生於放肆**李絳帝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巴獠丐降**于邵為道州刺史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下勵厲兵拒戰且遣使喻曉巴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即引去**天下崩騷**李巨川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生民厄會**逆臣贊曰生民厄會必假手于人者**謀去衣冠有望者**陸扆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户參軍殺之**生民之命急於倒掛**五代馮道傅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吏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掛**華風不競否**

運所鍾五代周世宗賜南唐李景書畫伏夜聚廣王全昱傳衡王友能為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為不法而姦人多依倚之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畫伏夜聚男女雜亂妖人毋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刼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五代史難阨之會李嶠外阻內訌郭子儀遭時屯棘馬璘猰貐擇肉於馳道豺狼盤居於禁闥猰貐擇肉於馳道贅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國朝均於絕縱張廷珪請勤政踈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殆均於絕縱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陸宣公奏議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顧瞻懷二叛換黨姦同上裂土假王者四滔天僭帝者二又有顧瞻懷二叛換黨姦其類實繁滔天之巨滑

同上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滑幸災乘間何所不為**豎子弄兵**劉蜕獻南海崔尚書書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誅伏**殺人焚廬**文粹李庾東都賦殺人如刈焚廬若雞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儆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祲氛其氣豺虎其心**于公異破朱泚露布包藏逆謀參會山德祲氛具氣豺虎其心**十月即為虀粉期**杜甫青絲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虀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杜讓能誄昭宗言**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唐史贊木將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産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犇鬼質敗謀興元聖崔柳倒持李宗覆**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韓愈聖德詩萬牛臠肉萬甕行酒以錦纏

股以紅帕首有框其兜有餌其誘其出穰穰隊以萬數逞豺聲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柳淄青狀惡稔禍盈鬼怨神怒同上裴相狀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數有闕中亂何曾劒外清春遠杜詩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傷春同上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傷春反氣凌行在贈李秘書同上妖星下直廬同上鳳闕悲巢鵩鵷行亂野麕元稹詩遭鯨鯢之蕩汩杜甫太廟賦遭鯨鯢之蕩汩荒歲月而沸渭神器梟兀而小人呴喻歷紀大破瘡痍未蘇太清宮賦玄豈正色白亦不分祭房相文玄豈正色白亦不分培塿滿地崑崙無羣乾坤慘慘虎狼紛紛城邑自守聲鼓

相關同上恐木生槎枿之英猰狗吠豢牢之主于公異破朱泚露布勢

同飈馳衆若蝨集同上河闕雲擾孟方立傳時天子在西河闕雲擾君暗

政亂兵驕民困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借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人有覬心亂由是生蔣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再三聚

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于公異

嘯凶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

梟獍上

九門回望塵分土六龍夜馭兵衛疲縣官無人具軍類行宮徹屋居雲螭注時御類之備上命徹行宮太宰御馬享士津陽門詩

寇盜二

白保聚　薦食傳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　罔不寇賊書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鼠竊狗偷　蜂蠆之毒　攸擾　狡猾　艱難其身　螯賊完聚　黃巾　赤眉　綠林並賊名　在外為姦　萑蒲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子太叔興兵以攻之傳　人多相掠　行險　徼倖　草竊於草野中竊盜也書曰殷人好草竊姦宄　寇攘人自得罪寇攘姦宄

殺越人于貨

扭于姦宄致寇　探丸　尹賞子心守長安令閭里少年殺吏受財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劇劫貴治獄名虎穴數百人枕藉而死

拔劒抗賊　朱暉與家屬遇盜時年十三拔劒向前曰財物可得諸母不可得今日朱暉死無避賊壯其志遂捨之

不言盜掠　姜肱兄弟為盜掠奪衣物郡中怪問終不言盜賊感悔就肱舍叩頭乞還所掠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賊還物　戴封字平仲遇盜悉被掠奪唯餘七縑賊不知處追以與之賊曰賢人也遂盡還之

肆掠　劇賊　翦伐將出凶於梟獍　宜致伐於鯨鯢

無縱滋蔓之草　以禁漏網之鯨

詰誅暴慢以遏亂略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人致誅　除惡務

本既殄元兇乃封京觀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掃欃槍乘

王怒行天伐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仗黃鉞之威

取彼凶殘殲厥渠魁誅戮既不化於皇風宜致誅於

赤族既笆無君之心難赦不敬之罪咎既自貽罪亦盈貫當正無赦之

刑以懲莫大之罪棄屍京觀懸首藁街既殄元兇乃樹京觀敢逃刑命肆諸

市朝干國之紀其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無遺育無俾

易種于茲新邑易種謂生種類也禮曰臣弒君子弒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有常無赦

以干先王之誅　以災于厥身　刑亂國用重也

脅從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書胤征羲和之辭

蚩

尤作亂延于平人言延及平善之人　攸行率德自新

比屋可

誅　庶自及於迷塗難加誅於比屋　與亂同道　彊者脅弱

衆者

暴寡　宜絕惡於本根難聽亂於枝葉　要君子曰臧文仲以防

求

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以防邑要君　要君者無

上

君子謂宋華督有無君之心　子犯投辟於河文公

曰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子曰事君三違而

不

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劫質執子求

貨　後漢喬元字公祖遷太尉以疾罷就醫里舍元小子十歲獨遊門次有三人持杖劫之入舍登樓求貨元興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豈以一子之命以縱國賊元子亦死元乃請闕請劫質者不得贖以財寶以開長姦之路自此遂絕

執母妻子　後漢李忠進圍鉅鹿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開城內郎衆執太守及忠母妻子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為校尉忠殺之諸將曰家屬在人手殺其弟何也忠曰縱賊不誅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家屬亦全

又　邳彤字偉君從征伐王郎所置信都守捕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報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不得顧家遂不去之

又　趙苞字威豪為遼西守遣吏迎母及妻子臨到為鮮卑寇鈔載之以擊羣賊出母示苞苞涕泣母謂曰昔為母子今為君

臣不得顧而私恩毀而忠節毋又曰昔王陵云云爾其以勉范即破賊母妻皆死范殯葬靈帝策弟封侯既而曰食禄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

又 孔奮字君魯為武都丞賊魏茂等攻郡守奮追急乃執奮妻子奮五十唯有二子終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祖褒美之

將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

執大將 魏夏侯惇元讓與呂布將偽降因共執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乃勒兵營門遂詣惇所叱持劫者曰汝執劫大將復望生耶吾受詔討汝寧以一將軍縱爾乎因泣謂惇曰奈國法何但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怖斬之惇亦免太祖因著令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

執宿衛臣 趙廣漢為京兆尹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家使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出户叩頭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孔盜賊衰 崔安潛領西川節度吏倚高駢為姦利者皆誅之數更除繆政於是盜賊衰

刺用

事大臣 裴度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刀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共道駭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墮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椎埋掠寇 竇建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飢羣盜起乃謀曰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為亡命虜乎承間竊出椎埋掠寇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

大連州縣小阻山澤 劉文靜曰上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蜉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

城闠外即戰場 裴寂曰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闠外即戰場

盜劫其家 竇建德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縻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又復殺數人

馮盎 番禺新興名賊高法

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宏節度叔官吏盜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兵拒戰盜進討兵始合輒釋冑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

捕盜將

徐商從節山南東道地多山棚為剽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為精兵

會兵討捕

安潛歷忠武節度使王仙芝寇河南安潛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境

手打

宗室臣楊國忠謂臣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稱乎臣曰誰為相公手打賊者乎

盜賊出境

王播為京兆尹時禁屯列鐵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

士無鬬志

屈突通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鬬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

所過剽略

崔鉉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志

羣盜感愧

呂元

胥釋因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荅曰吾以信待闔境人人豈違我如期而至由是羣盗感愧悉避境去

無盗賊 呂諲為荆州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盗賊

以仁愛賊無敢害 裴謹為淮安司戶楊琳等亂劫吏多死惟謹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

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庋蔽

毀山房三千餘所 王彦威為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盗無所容

自記平賊一篇 裴休父肅貞元時為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擒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

疾雷將 鄭畋為鳳隴節度募鋭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盗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

伏兵高雞泊劫 王鐸從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裴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彦禎子從訓心

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質家族擅兵討賊

韋昭度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擅兵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

盜射李石

三年正月石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

徧南山五谷

李抱玉廣德中時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拒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又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容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擒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

賊避其鋒

崔光遠為京兆尹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彀滿彀其前命驍士

合誅賊酢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數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

數犯州縣 元結時議曰乃令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繼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

捕支黨皆盡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川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

支黨磐結 李光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亂支黨磐結光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李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光行州事

夾河為藪 劉晏以為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為藪

依山為剽 劉潼歷京兆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

蝟奮 閩播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辟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

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背力給軍興

驚剽

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播且言

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謂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

克殄大盜

李晟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

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

為盜剽脅

孔緯蕭遘雅不喜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

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羣臣露頓盩厔為盜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

盜賊顯行

崔鄲改岳鄂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岳鄂

常苦兵盜賊顯行鄲修治鎧仗馳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

送租賦為盜所奪

張萬

福攝舒廬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為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得戰悉擒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

蝗結

劉知謙客封州黃巢自嶺表北還湖湘間羣盜蝗結知謙因據封州有詔即授

刺史

誅宿盜 顏泉明拜郢令誅宿盜人情翕然

道無寇跡 田仁會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吏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跡

劉蕡策 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

以戲禦劇賊 安祿山反蕭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嘆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

鴟峙二京 李翰傳張巡功狀曰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邱潰賊心腹及魯炅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

遺胥布路 黃巢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蝗聚鄧汝間闕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胥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

殺人如蓺 僥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弃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蓺

城府窮

為荊萊秦宗權進破東都圍陝州使秦彥寇淮淝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劉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緣荊郢北亘衛滑皆麕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憑培塿以自固合埜脆以為强柳宗元討黃賊狀憑培塿以自固合埜脆以為强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毒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舉宗肆暴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憑孽狐之卯縛壯殺老啼且號柳宗元寄韋珩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盜賊縱橫杜甫寄栢學士林居盜賊縱橫甚密迥形神寂寞甘辛苦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李白徒堅黨合事鉅寇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杜牧賀擒賊表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

民也久矣而賢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諸盜並出唐逆臣贊逆賊一奮中原封裂吐蕃贊玄宗有逸德而拓地太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以至陵夷高雞泊廣袤數里竇建德兵伐遼補隊長會邑人孫安祖乃謀曰我聞高雞泊廣袤數里葭亂阻奥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推埋掠敓足以自資為招亡兵使安祖率之入高雞為盜後自號漫天王築壇於河間樂壽自立為長樂王更號夏王豈伊山川間廻首盜賊繁杜詩漫山賊營壘廻首得無憂同上緑林寧小患同上淘物黃巢陷京師甫數日因大掠縛箠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黃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涉也謂之洗城驂衢

殺人李揆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

如蝟毛而奮王世充等賛煬帝失德天醜其為生人顛辜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

磨牙搖毒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

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韓愈與柳中丞書

狼扈元結醜徒狼扈

鋒蝟斧螗柳平淮夷雅皇武哀兇鞠頑鋒蝟斧螗

聿擒其良右翦左屠聿擒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同上方城

人搖不寧事變難測陸宣公奏議寇亂有萌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屢犯州縣文粹元結時議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

盜賊不起同上天子往在靈武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

二十為大將英公言我年十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所不快者殺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二十為大將使兵以殺人也出隋唐嘉話猶張蹭蹬之鱗于公異朱泚露布猶張蹭蹬之鱗舉螳蜋之臂更大略居人皆產田神功傳劉展反大略居人皆產發屋剔窌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横杜甫釋悶欷歔者時聞於道路白居易去盜賊議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欷歔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穿窬者或縱於鄉閭寘蟊賊於其心元稹論討賊表蕞爾微醜天將弃之寘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為聚忠臣孝子思得食肉除剗寇盜守縣清吏韓愈賀冊尊號表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杜詩長江連海羣盜如麻驟雨絕絃不可尋逐無闕

可閑無要可防杜牧上李太尉剽寇曰旁午鄭從讜時承軍亂剽寇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奸無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韓文草間求活李密就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道路剽奪王世充傳道路剽奪使者苦之孽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乃就殲吏王賓贊瘐叛殘孽衆不盈萬隱太子建成劉黑闥亂河北王珪等進說曰今黑闥瘐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之陵鷙郡邑杜牧賀擒賊表

竊盜 三

白既貪財以肆心乃行險以寘念蓄行險之心窮斯濫矣遇慢藏之

貨(獲則取之)竊財(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竊賄為盜　盜賊公行　盜器

盜憎主人　充斥(言多也)　盜有所在　雈蒲(見賊寇門)窮斯

濫矣(小人)　穿窬之盜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約斯盜

(小人貧斯約斯盜也)行險(小人行險以求僥倖)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草

竊(書曰殷人好草竊言草野竊盜以為姦)寇攘(書曰凡人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攘奪也言)

(殺人以求財貨)敓數(鴟義姦宄敓數撟虔)吾盜(臧武仲謂季孫曰召外盜禮焉何以止吾盜)外

盜(外境之盜)貪冒之人將寘力焉　既貧斯約(謂富可求)求浮雲

之富　緘縢(扃鐍)揭篋之徒(胠篋)人患盜之昭也　誨盜

暴客殺之無罪 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若今無故入人家牽引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相翔 秋官野廬氏掌賓客至有相翔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倡佯觀伺將為盜也

外戶不閉 謂無盜也

盜亦有道也 跖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先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

大盜　小盜 莊子

探囊發匱 莊子曰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

教盜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為盜向氏聞為盜之言不喻為盜之意遂踰垣穿宇手足所及無不探取俄而已獲贓罪没先人之產國氏曰嘻為盜之道天有時地有利雲雨滂潤山澤田產育生吾禾黍植吾稼稑陸盜禽獸水盜魚鱉皆天地所有豈吾所有吾取之故為盜夫金玉珍寶人之所聚盜之

獲罪宜哉向氏以為重罔已也晉侯之竪頭須竊藏以逃傳不殺盜曹襄為圍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人入圍界捕之太守馬嚴促殺之襄曰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為盜制死刑遂不殺嚴奏襄懦弱遂免官犇伏逃犇晉以士會將中軍於是晉國之盜犇於秦羊舌職曰吾聞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倖人不仁者遠矣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有恥且格格改也外戶不閉大道之行云云路不拾遺子產相鄭使民不為盜絕巧棄智盜賊無有盜賊伏隱傳知禁萑蒲久靜桴鼓不鳴頃因會賞庶其暫聞充斥旋見晉用士會終致奔逃四封之詰十里以違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使於追胥逋逃掩藏

惡既相濟（罪亦惟均）甲非歸死（乙則保奸）入懷之鳥（漏網之鯨）掩賊（傳毀則為賊掩賊為藏賴奸之用有常無赦）隱賊（少皞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惠姦（疾惡）

荒閱（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閱蒐也荒大也亡逃罪而隱者）同罪（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詰盜（季孫謂臧武仲曰我有四封而詰盜何故不可）隱慝（慝惡也）蒐慝（藏惡）利淫匿　容隱　窮鳥入懷　逋逃主萃淵藪　獲全　濟難　私匿　竄身隱死（百家之邑可以隱死）藏亡匿（湖陽公主謂世祖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傳囊橐（廣川王國多盜張敞以耳目發起賊名區處王姬及同族對調等通為囊橐注容止盜賊若囊

橐盛物盜有所在無留慝傳云摘伏舍慝季布窮猿奔林遇者則止走

鹿赴陰急何能擇招誘晉高陽王睦招誘逋亡變姓名者七百餘戶貶為縣侯亡抵張儉

逃亡抵孔融兄褒褒不在融舍之州郡并收褒融二子爭死竟坐褒罪沉命漢王溫舒等酷虐而人輕

犯法盜賊滋起以是沉命皆藏匿命逃亡也過一飯漢詔捕辛興興與絕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

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長寇救其患難誠為好仁匿乃姦回則非嫉惡救

難雖容於投足嫉惡終昧於剛腸季布獲全於朱家元節匿死於孔氏

疑枉瓜李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薰猶狐

疑狗盜厚誣薄訴盜辟楚相亡璧疑張儀笞數百不伏疑金直不疑為郎同舍郎失金意不

疑盗金不疑買金償之似是而非研覈是非瓜李
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可疑淄澠拾塵惑孔顔回炊有炲煤入飯中妄意良人
難別回乃拾之孔子疑之
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職王温舒為中尉召猜禍
事曰惡吏貿賊安意良人猜禍吏與從事注吏好猜疑
作禍害鄰人父史宋人有天雨壞墻其子曰不能築將
者任之有盗其鄰人父亦言之後果大失財物
其子乃疑鄰疑绔陳重景公同舍郎告歸誤持鄰舍郎
人父盗之绔去主疑重終不申説市绔還之後
歸者持绔還賞用闓仲弓之誡子亦既
主事乃顯然自新遇管氏之知
人由斯人之縱欲大為防法以止姦小不忍書伏夜動
入用而猶踰而恐亂
始見穿今是昨非旋聞砥若容已露之姦恐誘將作姦
窬之心礪之節來之盗

者如可舉為善者無乃疑請敦理道無啟倖門既捨而罪乃升諸公唯善所在雖盜何傷惟賢是求雖盜必舉棄瑕錄用補過責功所宜權以救世不可垂以訓人若行其權道開以倖門則寇所由興法不可禁若貸前定之法是誘後來之姦見小善而必求財難苟得踰大防而不禁敵將若何不竊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遇盜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所與游辟也遺布陳寔字仲弓為太邱長有盜入其家伏梁上寔覺之召諸子戒之曰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梁上君子也盜聞自投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二疋而遣之賞盜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不可詰也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之其次皁隸與
馬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而去之其或難焉　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主得盜者曰無令王彥方知
烈聞遺布一端以激之後有遺劒於路有一人守之以待主乃盜牛者　定交戴若思不拘操行行遇陸
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思登岸據胡牀坐指揮
機遇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耶若思流涕投劒謝罪
機遂與定交　捕捉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佚於追胥　周禮以比追胥
追逐寇也胥司捕寇者　唯田與追胥竭作盡室行也　逐寇如追逃　犇
泰之盜　執其有罪　書曰庶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云云擒姦追亡　出匣
之兕漏網之鯨　鷹鸇之逐鳥雀　視盜郤雍能視盜察眉知之千無一遺文子曰

雍必不得其死俄而羣盜殺雍

赭衣 張敞為京兆尹長安多盜敞求得酋長數千貲具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酋長乃以赭汙小偷衣令吏捕之

枹鼓 張敞為京兆尹枹鼓稀鳴枹鼓追盜鼓也

把重罪 王溫舒為廣平都尉擇敢往吏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即有廻避吏之

伺候先知 焦延壽字贛補小黃門以伺候先知姦罪盜不得發

怒殺盜 張酺為東都吏有殺盜者酺按之以為長吏受贓從不至死盜徒皆飢寒何窮其法乎

三科募壯士誘賊 虞詡升卿為朝歌長賊也聚設三科募壯士攻劫為上殺人偷人為次不事家業為下恕其罪使入賊誘令劫掠以伏兵待之

緩追逸賊 穀梁

越逐 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延耆老致寇賊 定襄大姓殺吏拜班伯為太守乃延耆老日為供具耆老知酋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

耳目發姧 張敞為刺

吏以耳目發起盜賊主名區處**比三輔**張敞請治劇郡吏追捕有功者願比三輔尤異以勸善上許之**縫衣以綵縱**虞詡升卿為朝歌長賊數千屯聚詡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緑其裾為識有出市者輒擒**拒捍追捕**晉周訪士達時有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走而歸於帝帝不罪之**孔以稽禁禦**陸贄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竊其衣囊**楊再思初調元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謹視**陸希聲上言當謹視盜賊**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宋務光書曰數年以來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嘆也**絕汴流**羅立言改陽武令設鎖絕汴流姦盜屏息**為償所亡**袁滋華州刺史得盜賊哀其貧窮為償所亡

姦夫盜兒 蘇源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姦夫盜兒連墻接棟磨厲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

鼠竊狗盜 陳子昂上書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以遏之

雜盜四

白妻 巫臣有桑中之喜疑將竊妻以逃也傳

藥 姮娥竊羿不死藥食之飛入月中

殞 晉蔡裔聲如雷震有二盜入其室裔撫牀一呼二盜俱殞

魚 世說王承為東海小吏盜池魚獲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乃釋之

踰垣牆竊馬牛 書曰無敢寇攘云云

香 韓壽竊香

羊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裘 孟嘗君有能狗盜入秦宮藏內盜狐白裘獻秦后遂免難

東陽 國語曰子木曰資東陽之

盜使殺掫舉也　西鄙　傳樂盈過周之西鄙掠之注云劫財物也　柳　晉陶侃士衡為荊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柳種於己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懼謝罪　布　楚江乙母失布以盜由令尹也　瓜　桑虞子深以至孝稱園中瓜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多棘恐刺盜者使奴開道偷乃負瓜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盜瓜請罪仍以與之　斫樹　范喬字伯孫臘夕邑人斫其樹人告喬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喬喻之曰節日取柴與父母歡娛何愧之有　青氊　語林曰王子敬臥齋中偷人取物卧不動偷復登廚子敬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羣盜驚走　禾　淳于恭孟孫家有山田果樹有偷恭禾者恭見恐其愧伏草中盜去乃起去　馬　孔嵩被竊馬賊自相讓曰孔嵩善士豈宜盜竊遂送馬謝之　武卒盜强弩絃　春秋決獄曰甲為武庫卒盜强弩絃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

弩蘖機郭弦軸異處盗之不至盗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盗武庫兵當弃市乎曰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贓直百錢者當坐弃市

又馬 秦穆公有駿馬為盗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盗酒飲

生刈稻 孫昬宇文度年飢穀貴人有生刈其稻昬見而辟之去後乃自刈送之鄉里感愧莫敢侵犯

贓物 **司厲掌盗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賴奸之用 賴奸人之用物

隱器 傳僕區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也

孔陳子昂疏曰 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盗乎

光火 馮元常徙眉州刺史劍南有光火盗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贓相率脫甲面縛

盗

葱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葱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葱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

奪繒 王君廓善盜嘗負竹笥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笥囊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

盜樹 陽城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

盜羊 竇建德邑人孫安祖盜羊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

數盜姑家牧羊 杜伏威與里人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

奢侈 五

白聖人去泰君子戒盈物惟惡盛神亦害盈不以義制將由惡終禮無縱欲道貴去奢儉雖諷於蟋蟀奢則刺於蜉蝣況當示禮之時自致宣驕

之禍盈不可久貴而能貧不遜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寧儉禮與其奢
也寧儉去奢老子曰聖人去奢去泰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貴不與驕
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戒之滿招損謙受益欲敗度縱敗
禮以速戾于厥躬窮泰極侈縱欲不度非度所制盈必壓
天之道也崇侈滋侈泰侈欲不可縱驕奢淫佚所自
邪也侈惡之大也納諸大惡心侈體汰文選言憑虛公子侈靡何禮
之拘遺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益之而損盜夸老子曰服文采厭飲食是
謂盜夸宣驕以蕩陵德放蕩敗德敝化奢麗怙侈滅義驕淫

矜夸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處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亡

家之主奢侈力敝華定侈女叔齊曰侈將以其力敝言力盡而敝侈汰伯有侈汰終取亡也

裨竈指其門莠曰其莠猶在乎富多鄭駟崇富而侈驟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速朽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丹楹刻桷曾莊

公丹桓宮楹刻桓宮桷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鷸

冠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有焉

瓊弁楚子玉為瓊弁夢河神乞之不與果戰敗死之左傳云載寶南宮敬叔必載寶而朝夫子曰

喪不如速貧之愈峻宇雕牆示侈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三公二公皆示諸侯禮也今

君以汰無乃不可乎不聽之左傳 服美 傳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謂慶封也書曰服美於人 管氏

有三歸 娶三姓之女 乘肥馬衣輕裘 子曰赤之適齊也云 玉食 漢陳咸為南郡

守奢侈玉食 獸炭 羊琇作獸炭謂屑炭和作獸而燒之 何曾蒸餅 不十字圻不食又日食萬

錢曰無下筯處 抱甕釀酒 羊雅冬日令人抱甕取煖須臾易人酒熟而已 鏤簋朱紘 管仲

鍾石之懸不移而具 劉向新序曰孟獻子如晉韓宣子咒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也 坐罪 辟延壽生東郡奢侈弃市 限利 為制度漢書 悅紛華盛麗 史記曰子夏門

人之高第者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乎 相夸 石崇

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粕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泥屋以

椒愷屋以石脂愷以珊瑚示崇崇擊碎之其爭豪如此

錦維舟 吳甘寧字興霸道路住止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之以示人之奢也

孔用度奢侈 范傳正宦益達用度益奢侈

享用 段文昌少驕蹇所向皆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驕奢則禍至 柳玭家訓董生有云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

當時第一 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

為奢侈事 裴漼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缺

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郭子儀贊

奢者好親人 所以多過宋子嵩化書

京師高訾 胡証厚殖財自奉養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

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 元載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胄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妓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本傳

煬帝

奢侈 竇靜授司農卿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

侈飲食 李令問厚奉養侈飲食

奢靡 魏徵曰令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興農業興不可得已

危亡之漸 褚遂良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彫琢害農力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其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服玩食飲必極豐侈 宇文士及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

韋陟侈縱 陟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官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後房歌舞伎

百餘　河間元王孝恭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

不循法　隴西恭王博乂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綺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

婦人惟侈麗是好　封德彝楊素營仁壽宫素為土工監規創鴻侈宫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掊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宫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怫然雅聽后言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

家聲在人　李聽盛飾車馬服玩或戒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

盛葺第舍　潘孟陽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

君臣窮極奢以相誇尚　五代晉臣景延廣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而伎勝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怨之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

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疋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帝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飢死者歲數十萬而君臣窮極奢以相誇尚如此

一飲食必費萬錢 五代趙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

性豪侈 王琚自以立勲至天寳時為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閣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吏酋豪飲謔摴蒱藏鈎為樂每從官車馬數里不絕

從賓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 同上

上苟好奢則天下貪暴之吏將回心馬白居易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

蒿宮茅柱 實興

國之清獻玉廗珠衣乃危邦之弊化布齊杯飲之年顧躡鵜衣之代中宗斷進獻制桀以瑶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謝偃本傳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徐賢妃諫䟽初王嘆隋夸侈收進曰峻宇雕墻殷辛以亡土堦茅茨唐堯以昌阿房興而秦禍速露臺罷而漢祚永後王奢侈是矜死一夫之手何能保哉王重其言本傳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即宜懲革勿用因循唐中宗斷進奇巧制忽彩椽之恭儉追雕墻之侈唐魏徵論時政隋煬帝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室是飾臺榭是崇同上苦言嘉謀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表怨已恐其更啟遊娛侈靡之

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創必務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山是左授陵州刺史舊史

百花煥發 玄宗每年幸華清宮楊銛楊錡韓虢秦三夫人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花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孔平仲續世說

疏築臺沼崇峙廡 魏元忠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古者茅茨采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疏築臺沼崇峙廡山無本石木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

不奉養華裕 李紓自奉養頗華裕

一言之悅賞至百萬 嚴武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

正寢華顯避不敢居 田宏正為節度使民服玩僭侈者即

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宏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恃功而侈高崇文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百皆自隨傾貲貨市權貴驩范傳正官益達用度益奢侈傾貲貨市權貴驩私公府如家帑以寶鈿為井幹王鉷賜死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其奢侈如此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柳公綽輿服食飲光麗珍豐裴冕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郭英乂拜劍南節度使教女妓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他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問民間事不能自悛李愿拜河中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日費凡數十萬吳士矩開成初為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

數十萬

盛滿 楊收既益貴稍自盛滿為夸侈門吏童客倚為奸

家畜聲妓目使頤令自視王侯 王翰擢駕部員外郎家畜聲妓目使頤令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

溺器以七寶裝 後漢孟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為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

之玉堂珠殿 南漢劉龔好奢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肉臺盤 五代孫晟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效之

金銀為篣筐爪籬 安祿山帝為祿山起第京師為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皆緹繡金銀為篣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地仙 五代張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

香聞數十里 玄宗貴妃楊氏傳國忠既遇領劍南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

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劒南旗節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

鍊炭 下洛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亦尚豪侈為具召之曾不下箸至餅李曰此以炭炊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燒熟謂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劇談錄

銷得錦半臂 鄭愚好華侈以錦為半臂後以所業獻崔鉉鉉曰真銷得錦半臂北夢瑣言

牀畔香童 王元寶好賓客務奢侈器玩服用僭於王者四方之士盡歸仰焉常於寢帳牀前使嬌童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焚香徹曙出開元天寶遺事

錦纏頭 又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

簾帷珠翠夾道不絶 莊宗遣李嚴聘蜀行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絶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行驕淫歸獻策伐蜀五代史

醉粧 後宮皆帶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鬒然更施朱粉

號醉粧同上**觀沼華遼貲皆千萬**杜亞承陳少遊後衰率煩重用度無藝人輿有所矯華而亞雅意承彌厭外官住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嚎流連方春率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髹舡底使篙人衣油絲衣沒水不濡觀沼華遼貲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為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為驅詫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末有錦纜云何亞大懟**以沉香為亭**宗室漢敬宗侈宮室舡賈獻沉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

僭六 車服 樂舞 器物 祭祀 居宇 城 葬 冠 燎附

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易則生亂**過乃有刑**所宜守以等威**豈可易其紀律**苟無區別**則有覬覦**禮由位叙**名以器分**苟命數之或乖**於禮容而

何取雖器服不同有以多為貴者而等衰莫辨無乃爾是過與所宜禮以節之位苟殊於品列服則異於節文名位殊倫易則生亂器服異制過則著刑況當示儉之時自貽犯貴之誚唯器與名不可假人不守其位君子以是為濫矣僭禮下陵上僭難為上也孔子謂管仲鏤簋朱紘旅樹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大僭也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犯貴衽席之上讓而坐下人猶犯貴犯君朝廷之位讓而就賤人猶犯君敗度敗禮非制非度不度何禮之拘名出於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易而生亂過則有刑服以旌禮昭其度也昭其數也登降有數各以序守官邪

由官邪也名數命數等衰等列禮失則昏名失則惑表儀　爵命　禮

命九命之數見周禮命數周禮聽祿位以禮命謂祿位之差以九命九錫之數正其服位

以儀辨等則人不越慎守失守犯上失中班制禮也夾轂焚香士燮字彥成為交趾太守出入鳴鍾磬備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道焚香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振服百蠻尉他不足喻也

車服惟鶉諷其不稱相鼠刺以無儀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之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諸侯之制也

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鄭駟崇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　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皆諸侯之禮繡音宵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也　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綠間色黃正色綠衣反黃裏非禮制以喻妾上僭　朝服之以縞冠自季桓始也僭宋王者之後也　易輿服之制後漢梁冀易輿服之制作乎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角擁身扇狐尾單衣　車服兵衛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紈方領駕駟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駟馬載棨戟五騎馬五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堂望見之延壽坐射堂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把弩負蘭又使騎吏戲車上弄馬盜驂上僭不道坐弃市　樂舞孔子

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王者之樂季氏僭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叔孫孟孫季孫雍詩篇名天子祭宗廟之禮也

衛仲叔于奚有功衛人賞以邑辭請曲懸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故曰曲懸仲尼曰惜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禮諸侯之宮懸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鏤錫舞大夏武乘大輅此諸侯之僭禮皆天子之禮也

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僭諸侯之禮也

樂之奢失罪以僭聞

偏舞左傳王子頹享大夫樂極偏舞偏舞六代樂鄭伯曰樂禍也

金奏郤至聘楚楚子

享之為地室而懸焉郤至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曲旃武安侯田蚡堂前羅列鍾鼓立曲旃曲旃旌旗之類　嗷咷　楚歌韓延壽事具車服門　欲庭觀帝樂杜夔公良知晉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盍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　奏肆夏於天子舞八佾於季孫　器物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藻梲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器也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管仲鏤簋而朱紘君子以為濫也　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云云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　候月蝕鑄刀劍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都時取

官銅器候月蝕鑄刀㓜鈞鐘放效尚方事生弃市

祭祀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攘竊也君子大夫已上也諸侯之宮懸見上樂舞門注

四時追孝礿祀有常九命辨儀牲獻異數孝感於時雖云罔極祭不以禮豈曰無違追遠誠謂孝思違禮則乖敬享

居守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人君樹屏於門外管仲僭之臧文仲居蔡蔡龜也山節藻棁何如其智也言不智也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儒有居處不淫豐屋蔀家峻屋不度宣驕峻宇雕牆

城鄭共叔段為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 傳 周禮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都五百里内王子弟之所封也取天子門阿之制五雉 宮隅之制以爲城制 天子宮隅之制七雉 葬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人惑也 楚越僭號王 晉侯納王王享之請隧不許曰王章也 言隧天子典章也開地通路曰隧王葬之禮也諸侯懸棺而下之 宋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始用殉 殉以人從死也 椁有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椁也翰旁飾檜上飾也王者之禮 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

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撥引輴車）所謂紼也

冠禮曰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僭宋王者之後）

衛統紘綖（皆冠飾也）昭其度也

燎庭燎之有百由齊桓始也（僭天子禮也）

其終夜燎孔專威福（宗楚客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晉卿驕恣跋扈

園檻（李師古園檻僭制）

室宅輿馬僭法度（韓休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

儀服僭上（藩鎮王鎔母亡始贖貲財姬侍千人儀服僭上）

治第過制（范傳正拜宣歙觀察使代還生治第過制憲宗薄不用）

僭正樂（于頔卒謚曰厲）

子孝友求改諡高鉞王彦威持不可謂頔
内遮使者僭正樂勢廹而朝非其宿心

益矜僭公私蕭然張延賞拜荆南劒南西川節度使成都吏郭英乂
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延賞事為之制
薄入謹出府
庫遂實唐史

白孔六帖卷九十一